

刘醒龙

威风凛凛

作家出版社

刘醒龙

威风凛凛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风凛凛/刘醒龙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4. 4

ISBN 7-5063-0803-7

I. 威…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6603 号

威风凛凛

作者: 刘醒龙

责任编辑: 刘 方

责任校对: 祁 斌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封面题字: 扬 葵

封面电脑制作: 周 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49 千

印张: 11.125

版次: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0803-7/I·794

定价: 14.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镇长有点不相信，回头问刚上来的学生说，
赵老师教过你什么书吗？
学生们齐声说，教过。
镇长说，教过的举起来。
学生们都举了手。
镇长见大嘴也举了手，就说，你听啥话。
大嘴说，赵老师也教过你啥书，我五六
岁时，还不是教说我不好，说你刚生我的
那阵子，天天晚上和爸爸一起抱着我去听
赵老师的课吗？
镇长吃了一惊，说，真了不起，赵老师，
你可真是为咱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出了
很大贡献呀。
说完，镇长叫一梁大红走到赵老师的身
前，然后领着一些人走了。

作者手迹

第一章

1

在这一切还没发生之前，如果有人说，赵老师将被人谋杀，全西河镇人肯定会讥笑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他们认为，除非全西河镇人被谋杀光了，才可能轮到赵老师。当然，也许凶手根本就不在乎杀不杀赵老师。杀条狗，可以得四条狗膀子，吃了补补阳气。杀赵老师屁大的好处也沾不到。

西河镇上，最可能被人杀的是五驼子。早几年，大家总在背地里咒他是个挨千刀的，也有一部分人老盼望被五驼子宰杀的那些生灵能从阴间跑出来，一齐来报应他。

这两年，说五驼子的人少了，甚至几乎没有，而且不时能听到几声关于他的叹息。更多的人在一起时，便称呼一个人为挨枪子的，说他死后一万年不能转世，还说只要有机会，刚出娘肚皮的婴儿也会跳起来捅他三刀。只要是在西河镇，一听到这样恶毒的话，大家就知道是在咒金福儿。

五驼子和金福儿之间也这么互相诅咒过。不过金福儿骂五

驼子时像个胆小鬼，不但怕别人听见了，还怕自己听见，声音极小极小，嗡嗡地、哼哼地，那意思都是别人猜出来的。转五驼子骂时，就大不一样了，五驼子气壮得如同大将军或战斗英雄，当街里站着，一声声吼得满镇子都是那惊起的尘土。

西河镇上该杀而未杀的人不少。

爷爷八十岁以前也被人咒过。自从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被雷击毙以后，人们仿佛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意识，开始对爷爷表现出那种对八十岁老人本应该有的尊敬。

当然，爷爷在他差不多四十年的光棍生涯里，拈花惹草的风流事是经常不断的，在爷爷的风流史上，女人们没有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怨声载道、叫苦不迭的都是男人。他们骂爷爷该杀该剐只是要出出心头的恶气，论爷爷的品行，若从五驼子和金福儿那里动刀，爷爷起码要帮忙挖上八九百或上千个墓后才轮到，在他之后，活着的人已经少得可怜了。排在最后的总是赵老师，对这一点，谁都没有异议。

我也很荣幸地被排在赵老师的前面。

哪怕是去死，大家也不愿排在赵老师后面。

2

我是在父亲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夏天长大的。

父亲母亲去世时也是夏天。

我读初二的最后一个上午，赵老师将学生的成绩单发了，又说了些暑假要注意的事项，都是年年放暑假时定要说的老话，游泳要注意安全，不要一个人下水；参加双抢时要防止中暑；别打架骂娘等等。

说完该说的后，离下课放学还有十几分钟，赵老师让我们

将课文再读一读。班长举手站起来说，今天是来拿成绩单的，课本没带来。

赵老师一愣，说，只要别闹，大家随便做点什么都行。

坐在我旁边桌子的大桥站起来说，请赵老师给我们讲个笑话。

大桥是镇长的儿子。

同学们听了都鼓起掌来。赵老师终日里总是愁眉苦脸，难得听到他的笑声。大桥私下和我说过几次，想找机会捉弄一下赵老师。我们都断定赵老师绝对讲不了笑话。

赵老师犹豫了一会儿，说，有个笑话，但不知同学们会不会笑。

赵老师说，一位修士和一位修女一道出门去布道。

修士就是中国的和尚，修女就是中国的尼姑，赵老师解释了一下。

赵老师说，他们一上路，一只鸟飞过头顶，并将一泡鸟粪屙在修士的颈上。修士伸手到颈上一摸，再摊开来看，见是鸟粪，就随口骂了一句：他妈的！修女在后面听见了，忙劝阻他，说上帝听见了会发怒的。修士不作声。走了一程，一只飞鸟又将鸟粪屙在修士的颈上。修士忍不住又骂了一声：他妈的！修女赶忙又进行劝阻，提醒他上帝真会发怒的。又走了一程，飞鸟再次将鸟粪屙在修士的颈上，他还是忍不住骂了句：他妈的！骂声刚落，晴空里一个霹雳，跟在修士身后的修女应声被击倒。修士正在发呆，忽听见上帝在空中嘀咕了一句：他妈的，打错了！

学生们都笑起来。

赵老师却没有笑，像以往一样，见到别人大笑，神情中就

有几分恍惚。

我从学校往家里走时，天上起了几朵乌云。有一团小小的旋风老跟在我身后打转，将几片枯叶与纸片悬在我的脑后，并弄得一阵阵呼呼响。小街两边的人都说，哟，学文遇上鬼了，要出事的。我惊恐万状，拔腿就跑，可那旋风不但没摆脱，反而越转越快，越转越大，在我的背心上贴得紧紧的，似有一只手在拼命地扯着我，凉嗖嗖的，极像我生命中仅有的十几个乘凉的夏夜和烤火的冬夜里，那许多故事中，妖怪的脸与魔鬼的手留给我的感觉。我在极度恐惧中飞快地跑着，没有人敢上来帮我。

我想逃进家门，家门却紧锁着。

我继续没命地躲着这股旋风。就在这时，我听见远远地传来一声呼喊。那声音让我站住，停下来别动，就会没事的。喊声初起时，我分不清是父亲还是爷爷，只觉得是他们二人中的一个。待到看清奔我而来的是赵老师时，心里不免有些生气，想不通怎么不是爷爷或父亲来搭救我。

赵老师朝我说了不少旋风追人时不能跑的道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朝田野上走，我想他们肯定会在哪儿。

阳历七月的田野，早熟的水稻已经勾下黄灿灿的金钩钩，迟熟的则还挂着小小的白粒儿一样的花。虽然天上的乌云依旧挂着，我的恐惧已剩下很少了。四周弥漫着的清香，溶进了我的全身。我尚不知自己已快长大了，只觉得有一种东西在心里涌动。我甚至愚蠢地想过，这是不是中暑的前兆。

远远地，我看见父亲和母亲在责任田旁边的歇荫树下互相搂着亲嘴儿。他们极恩爱这一点我一直很清楚。在我刚刚断奶后，他们就让我一人独自睡在他们的四只大脚中间，而不是像

镇里绝大多数夫妻，将他们的孩子放在他们的胸脯之间。那四只脚很不规矩，夜里常常缠来搅去将我弄醒。在我醒时，那些脚就变得守规矩了。七岁那年，我又被弄醒时，忽然问了一句，你们怎么啦，还让不让我睡觉，我明天还得赶早到学校里去升国旗呢。我那时刚启蒙，背着个书包神气非常。母亲说，没什么，你父在做梦呢。到了第二天，他们就给我单独弄了一张小床。过去，我曾在月光下见过他们在床上扭打，不像真打，像是闹着玩，嘴里还不时小声发出些声响来。见到他们亲嘴儿，这还是第一次。

我不好意思看。

母亲扭头从身边拿起一只茶壶，吸了一口茶水，又返身嘴对嘴地喂给了父亲。

我转身折进山坡上的一片茶树林。

茶树林只及我的胸口，藏不住全部身子，我便蹲下来。就在刚刚蹲稳时，我看见茶树缝里，有两个人赤条条地叠在一起，四只脚板像犁一样竖着对着我，不停地蹬那地上的土。我抓起几颗小石头挥手扔过去。

有人，女人说。

男人说，我看见了，是学文，继续吧。

我听得清清楚楚，男人正是我那七十九岁的爷爷。

就在这时，从乌云里轰然落下一个霹雳，将我家田边的那棵歇荫树劈死了一半，烧得黑黑的，从树枝到树苑，都成了炭。看上去像是谁将一大桶墨汁将它淋黑了一半。

父亲和母亲正靠在成了黑炭的这一半树上。

见到歇荫树冒着烟我便冲了过去。待我到达时，我的父亲和母亲仍搂在一起，只是人已不像人了，而像往年家里过年守

岁时，烧的那只大松树窠子。

我冲着天上的乌云大叫，打错了，你们打错了！

这时，爷爷的光身子在墨绿的茶丛上飞快地划过，如同一叶孤帆，爷爷一边系裤带，一边叫喊着什么。

我想起了刚才赵老师讲过的那个笑话，便昂头骂了一通：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3

父亲是爷爷唯一的血脉，他的死让爷爷哭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里，爷爷哭累了就睡一会，可只要一醒来，第一个动静就是干嚎一通。

我没有注意到被爷爷压在茶树丛中的那个女人是谁。我被雷击搞懵了，无暇去看那女人怎样地往光身子上套衣服，怎样地低头猫腰快捷地逃走。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常常将我抱在怀里，指街上一些年轻女人对我说，这是他的第几多几个女人。我记不清爷爷最后给我说的那个数是二十三，还是三十二。在雷击事件发生之前，我一直弄不懂爷爷老得像只养了十几年的瘦猪牯，数着那二十三或三十二个女人有什么意义。雷击事件之后，我才弄明白。然后，我只要见到哪个年轻女人朝爷爷笑，我就恶心，我无数次见过爷爷洗澡时的裸体和裸体上的每一个部件，那整个就是一堆从烂泥塘里捞起来的破烂。

爷爷已不值得我骂了，我只骂西河镇的女人为何个个爱啃老鸡巴。

实际上，我从未真正这么骂过。

爷爷在他的儿子惨死之后，自己最后的那点寻花访柳的精

力也随之衰竭了。有天中午，爷爷正在堂屋的竹躺椅上打瞌睡，一个女人溜进来，轻轻地用手拉他的胡须。爷爷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嘟哝一句什么，又继续迷糊睡去。那女人走时很失望地回过头来问，你真的老了吗？

爷爷闭着眼睛没有回答。

我后来从别人嘴里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得知，多数女人是在说了这话后被爷爷扑倒的。干了一盘后，爷爷会趴在那女人身上问，还说不说我老了？在惊讶中享到了快活的女人都极舒服地躺着，看着爷爷身上那件丑陋的东西默不作声。

但是，从那一年夏天开始，我成了爷爷的唯一寄托与依靠。

父亲母亲死后那一段夏天，闷热和潮湿的空气，常常让我感到窒息。每隔一阵，我就要将头伸到水缸里浸泡一阵。我本来应该将缸里的凉水用木瓢舀起来，倒进脸盆里，免得将一缸水弄脏了。那水是用来做饭的。爷爷每天早上起来，便到西河里去挑三担水回来，作一天之用。父亲没死时，爷爷是不会挑水的，即使父亲不挑，还有母亲。我想我这么做可能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

爷爷一直没有对我的行动表示反对，他也不在乎我的头上干不干净，照常用缸里的水煮粥蒸饭。

有天傍晚，我刚站到水缸边，还未掀起屁股弯下腰时，爷爷忽然对我说，我们上西河里去洗澡吧！

我想了想后，点头同意了。

像是得到了恩赐，爷爷显得很高兴，上前来摸了一下我的头。他有很长时间不敢这样做了。父亲母亲死后，我一直没有哭，这显然让爷爷又难过又不安，所以，他们下葬的前一个时辰，爷爷对我说，要我无论如何在他们下葬时哭几声。说完就

想伸手来抚摸我。我往旁边一闪说，你别动手，我的头不是女人的胯，用不着你来摸。爷爷听后很痛苦地说，学文，你还没长大，等你长大了后就知道做男人的苦处。

我觉得爷爷的确有些可怜，便没再回避他。他摸了好一阵。

我说，够了吗？

爷爷一怔，赶忙抽回手说，我心疼你，哪有什么够不够的。

我说，别说好听的，快去西河吧。

我们在街上不紧不慢地行走，五驼子家门口聚了一堆人，边乘凉边搓麻将。五驼子一定是赢了，油亮的脸上一片红光，见我们走过，还得意地睨了一眼。

爷爷对他说，我带学文去河里洗澡。

五驼子没有理我们，他根本没听见。

出了镇子，走上田间小路时，忽听见有人在黑暗中吟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我一听就知道是赵老师。

那声音奇妙极了，一个字一个字似风中滚动的擂鼓声，震得人心里发颤，这是激昂处；吟到低沉处时，则又像是远山深谷中的回响。

爷爷说，狗日的赵长子，硬是可以靠诗文过日子。

赵长子就是赵老师。

我说，你不懂，诗文是精神财富。

爷爷说，那“四人帮”的精神财富，怎么不能让大家过日子？

我说，“四人帮”是坏人。

爷爷说，那伪政府时候，地主恶霸的米面不也让长工佃户过日子吗？

我说，你没读书别瞎扯。

爷爷不作声，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知道，赵长子的骨头是诗文做的，他的威风全在骨头里面，西河镇的人连他脚趾缝里的泥都不如。

我望了望那边，黑黑的一面山坡，正在月亮的阴影里，我只知道那黑暗的中心是赵老师家破烂的小屋所在地。

刚刚走上河堤，一道雪白的亮光迎面射来，跟着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爷爷睁不开眼睛，站在河堤上不敢动步，直到汽车呼地驶过去，才定下神来。

爷爷问，是给金福儿拖货的嘞？

我说，不知道。

可我明明看见汽车驾驶室内明亮的灯光下，闪烁着金福儿那黑油油的脑袋。

爷爷看了看西河，说，你下去洗吧，我在这儿等。

我脱光衣服，跑下河堤，踩着水和沙，一直冲到河中心，然后仰在水中，让头对着上游。流水顺着我的身子往下淌，凉丝丝地直往心脾间沁去。在我的两条大腿之间，河水翻起一股小小的激流，涌浪中，有接连不断的沙粒一样的东西，在撞击着我身体上除了头发以外，唯一可以在水中自由摇摆的那件小玩意儿。母亲生前总是这么亲切地称呼它。不一会儿，就有一种要尿尿的感觉，而且还伴有一种似乎是紧张的那种感觉。我站起来，挣出几滴尿。再到水中躺了一会儿，那种感觉又来了。

我不知所措，从水里爬了起来，回到河堤上。

爷爷问，只洗这一会儿？

我说，洗得一点也不舒服。

到了第二天傍晚，我又忍不住和爷爷来到西河。

一个星期以后，我才明白自己的那种感觉中，最大的成分是焦渴。

4

父亲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我开始长大了。

那是一个美丽的黄昏，我洗过河水澡后，坐到河边的大石头上，看星星和月亮在河里洗澡，发出叮咚叮咚的撩水声。我看见很凉快的风，很凉快的水，很凉快的月光，不怀好意地朝一个半裸的女人身上涌去，把水做的女人调戏得一片哗作响。

女人一点不觉得，坐在浅水里，将一支民歌反反复复地唱得一遍比一遍好听。洗完澡，女人来到大石头下边穿衣服。就在她轻轻拍打衣服的时候，歌儿忽然没有了。

女人站在大石头下面，瞅着自己的衬衣久久地发呆。浸在河里的半块月亮和几只星星，从提在手里的衬衣窟窿里钻出来，挂在她那不太高的乳峰上。我听见女人很轻很轻地哭了起来。

我悄悄地从石头上退回河堤，然后又退到去赵老师家的路口，这女人是赵老师的女儿，名叫习文，早我一年上的初中。前几天来了通知，说她考上了县高中。

我蹲在路口时，有一条水蛇从眼前爬过去，长长的黑影在路上横着移动，那响声如同冬夜里父亲和母亲将撩到地上的棉被拖回去一般让我肉麻和心跳。水蛇过去半天，路上还留着一股难闻的腥臭味。我正想挪个位置，习文从路那头走来了。

习文这时已不再哭了，依然唱着那首民歌，甚至从歌里也听不出忧伤来。

我连忙站起来，迎着走去，嘴里也装模作样地哼着一首歌。

走了几步，路那头忽然没动静了。

我连忙问，谁呀？

等了一会儿，习文才说，是我。

我说，你是习文啦？我是学文。

习文说，我听出来了。

我说，你去哪儿了？

习文说，没去哪儿，转一转。

我说，我陪你行吗？

习文说，不用了，我要回家。

这时习文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说，听说你考上高中了，全镇上就你一个女的，祝贺你。

习文说，我读不成了，从明天开始我去跟人学理发。

我说，高中怎么不读，熬三年就可以进大学。

习文说，我爸没钱。

我说，你爸真没用，一个女儿也养不起。

习文说，不许说我爸，你们西河镇才没用呢，只知道欺负像我爸这样的老实砣子。

我说，你说“你们西河镇”，那你不是西河镇的人？

习文不说话。

不过，在我看来，赵老师和习文的确不像西河镇人。西河镇人早上起床，总是蹲在家门口刷牙，但赵老师和习文不是这样，他们总是在屋里对着脸盆刷牙，再将水端出来，倒进外面的水沟里。

我说，起码你不该去学理发。

习文说，我爸说，别看这职业现在贱，将来可是件了不起的技术活。

说过后，习文要绕过我回家去。

我伸出手拦住她。她挺着胸脯走到我的手臂前，我盼着她再往前走，她却停下来。

习文说，你让开。

我说，我不是故意说你爸没钱。

习文说，你现在是故意的。

我只好放下手臂。习文走过去时手臂在我的手臂上擦了一下，让我大半夜都睡不着觉，自己用另一只手去摸这条手臂时，就像在抚摸习文的手臂。

这天晚上，爷爷是偶然有事才没去河边陪我。第二天黄昏，他要陪我去时，我坚决地拒绝了。

我告诉爷爷，说，我长大了。

看习文洗澡心里特别凉爽，看完回家一整夜都不觉得热。我天天去趴那块大石头，一而再，再而三，就上瘾了。

5

这天傍晚，我正准备去河边，赵老师来了。

赵老师是西河镇第一个戴眼镜的人，也是西河镇个头最高的人，现在他又是西河镇最瘦的人。

西河镇头一回兴教师节时，镇教育组给每个老师发了两斤肉票。拿着票，可以到五驼子的肉铺里割两斤肉，不用自己掏钱。

老师们都很高兴，相邀着一齐去了。

割完肉后，大家余兴未尽，便说平时总说赵长子个头高，都不知道他有多重，这一回非要称一称。

说时，五驼子就上来了，用手在赵老师的腋窝，胸脯和屁股上摸了一把，然后极有把握地说，多在九十五斤，少在九十